

上海大剧院与上海歌剧院联手打造新版《纳布科》明首演,海外艺术家感慨——

威尔第“非著名”歌剧在沪收获“著名待遇”



▲从指挥2012年的《波西米亚人》,到2013年的《阿蒂拉》,再到2014年的《曼依·莱斯科》……指挥家丹尼尔·奥伦是上海歌剧市场逐渐蓬勃的参与者也是见证者。

本报记者 叶展亮摄

▲近年来上海出品的“西方大部头”在上海大剧院的票房走俏,也标志着本土歌剧市场的稳步成长。图为2013年上海歌剧院与上海大剧院、匈牙利布达佩斯大艺术宫联合制作的《阿蒂拉》。

■本报记者 黄启哲

由上海歌剧院联合上海大剧院全新制作的威尔第成名作《纳布科》将在11日首演。作为上海大剧院20周年庆典系列演出的重磅作品,该剧集结歌剧院200多位演职员,将以更为恢宏的面貌与上海观众见面。

“飞吧,思想,乘着金色的翅膀”,这一段铿锵而真诚的合唱,让威尔第一炮而红,也鼓舞着当时意大利人民与此后的以色列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与自由的道路上奋进。一百多年过去了,眼下这部作品在沪票房逼近九成的好成绩,也激励着参与其中的海内外歌剧从业者。正如多次与上海合作的知名指挥家丹尼尔·奥伦所感慨的那样:“我在中国青年演员与青年观众的身上看到歌剧的希望!”

从早年演来演去都是《茶花女》《卡门》,到如今上海歌剧院与上海大剧院陆续制作的《阿依达》《纳布科》相继热演,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上海作为国际演艺之都,其歌剧市场的稳步成长——台上,是在国际一流主创磨练下日渐成熟的年轻演员;台下,是在经典剧目熏陶下迅速成长的年轻观众。

歌剧观众群在上海日益成熟

作为威尔第的第三部歌剧作品,《纳布科》在国内的知名度,用“非著名”形容并不为过。相比于他此后创作的《茶花女》《奥赛罗》,即便是其中最

著名的唱段“飞吧,思想,乘着金色的翅膀”,也未必像《祝酒歌》那样家喻户晓。

不过,正是这句充满力量的歌词,成为威尔第艺术生涯的转折点。彼时的作曲家因前两部歌剧的恶评而无心继续创作。可无意中瞥见了剧本中希伯来囚徒在流放途中的这句合唱词曲,或许是切中了他的个人处境,又或者是暗合了当时的意大利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社会现实,威尔第将当时人民对民族独立的渴望融于音符。故事中浓烈的现实寓意与作曲家真挚澎湃的情感,令《纳布科》的成功顺理成章。威尔第自此一举成名。这部作品取材于公元前6世纪时巴比伦(亚述人)与希伯来(犹太人)间的故事,跨越种族,道出全人类对家园、对自由的渴望,因而成为不少顶级剧院的常演剧目。“飞吧,思想,乘着金色的翅膀”这首大合唱也有“意大利第二国歌”之称。

尽管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此次却是以全新制作的面貌上演。几近售罄的票房成绩,不仅让上海歌剧院演职员感到意外,也让参与其中的海外主创惊喜不已——要知道,在西方乐界,观众流失与老龄化始终是艺术家头疼的难题。而在中国,却收获了越来越多的年轻知音。下个月,莫斯科大剧院带来的俄语歌剧《沙皇的新娘》,开票一小时就售出1200张票。

歌剧观众群在上海的成长成熟并非孤例。近几年,观众对于芭蕾舞的接受程度,也从早前的非《天鹅湖》不看,而到现在的古典芭蕾、现代芭蕾均有稳定的观众群。不管是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团的

古典芭蕾《睡美人》《灰姑娘》,还是荷兰舞蹈剧场《狩猎我心》、贝嘉芭蕾舞团《春之祭》等一系列现代芭蕾作品,均能获得不错的反响,甚至引发话题效应。上海大剧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此前的观众调查中,25岁至35岁的年轻观众成为这些西洋艺术消费的绝对主力。

从2012年的《波西米亚人》,到2013年的《阿蒂拉》,再到2014年的《曼依·莱斯科》……指挥奥伦与上海大剧院、上海歌剧院有多年合作,亲眼见证着上海这座城市对歌剧与古典音乐的越发热爱,这令他感动和惊喜。有了市场的激励,海内外艺术家也更为投入。上海大剧院大剧场高达40米的舞台纵深,也让导演在上海得以完成职业生涯中“最恢宏”的一版《纳布科》,令两河流域壮美的巴比伦文化得以更好呈现。

用西方经典提升本土市场的接受度

引领上海的青年观众,并与他们一同成长的,还有上海歌剧院的青年演员们。

在此前的排练现场,大家的眼光忍不住停留在舞台中央张峰的一对护膝上。剧中,他饰演巴比伦国王纳布科,命运几经跌宕最终完成自我救赎。一下排练场,张峰感慨这部剧“脆戏”特别多,连续排练下来,膝盖着实吃不消。“相比此前演过的作品,原本以为《纳布科》冲突性没有那么强烈,没想到指挥奥伦与导演盖斯帕隆处理充满戏剧张力。此次排

演,该剧还特别邀请到阿马图维希·恩科巴特、里贝卡·洛卡尔等海外演员,打造“中外混搭”的组合,让演员技艺切磋交流更加深入。

与主演一样遭受“魔鬼式训练”的,还有歌剧院的合唱鬼兵与交响乐团。在排练现场,奥伦激动时敲击着乐池护栏高声指导,他高昂的热情感染着演奏人员,大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疲惫与不耐烦,“没有一个人低头看手表”。奥伦强调的这个细节听上去虽是基本的职业素养,却也实实在在展现出年轻艺术家对于锤炼技艺机会的珍视。在演唱上,《纳布科》以高难度的合唱闻名,在上海歌剧院院长许忠的要求下,奥伦特别请来了自己的老搭档,一位资深合唱指挥来训练演员。

《阿蒂拉》《阿依达》《卡门》……啃下一部部西方“大部头”,不仅让上海歌剧院整体实力令海外合作的艺术家赞许,也巩固了剧团在本土市场的接受度。如今演绎西方经典剧目,上海歌剧院党委书记范建萍可以自信地说“不愁票房”,多年的坚守巩固了本土市场,让在西洋艺术中一向有着“名团情结”的上海观众逐步认可。

市场逐渐培育成熟,接下来,如何让西方经典热一直延续到本土原创,才是上海歌剧人更为关切的。眼下上海歌剧院的两部原创歌剧《晨钟》和《田汉》,也进入紧张的排练阶段——锤炼后的技艺与被激发的艺术创想最终都将回到反哺“上海出品”这一使命初心之上。

印度电影《起跑线》聚焦教育问题

从上流社会到贫民窟,“变形计”笑中带泪

■本报记者 李思文

“即使变成自己讨厌的人,也要让孩子获得最好的教育”,印度电影《起跑线》日前在国内上映,海报上的副标题让不少中国观众心为之一动。影片自上映以来票房持续走高,首周末票房超过1.41亿元。

《起跑线》的剧情设置让人想到中国“孟母三迁”的故事——父亲拉吉和母亲米塔为将女儿送进名校幼儿园费尽周折。先是搬进高档学区房,欲跻身中流社会,名校面试失败后,盯上了贫困生名额这条“小道”,假扮穷人住进贫民窟,终于骗取贫困生名额。云泥之别的生活,引发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升学“变形计”。

有人说,《起跑线》就像一枚宜于中国家长咀嚼的青橄榄,虽为喜剧,百般滋味皆在其中。“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引发的争论尚未远去,这部电影又一次展现了荆棘丛生的教育之路。

片中许多场景引人共鸣。比如,搬进学区房后,父亲去名校幼儿园排队报名。天光未亮,“长龙”已排起,占位的睡袋和板凳东倒西歪。母亲苦学英语,以期融入上流社会,为女儿的未来



印度电影《起跑线》讲述一对夫妇为女儿就读名校“痛下血本”的故事。

打造光彩的“朋友圈”。又如,在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里,夫妇俩四处祷告……

子女教育这场战争,千万父母唯恐入场太迟。比起“知识改变命运”,影片中的这对父母更相信“名校改变教育”。《起跑线》一针见血地点出印度教育的本质问题:“教育已经沦为生意。”

仿效欧美,印度许多私立学校会预留25%的名额给下层居民以及其他弱势群体,但权势阶层鸠占鹊巢的现象早

已司空见惯。在《起跑线》中,当拉吉受良心谴责,在校长室中勇敢说出“偷梁换柱”的实情后,却遭到后者的冷嘲热讽——“如果我把这个位置让给一个穷人,那我如何从中受益。”

一波三折的剧情下,藏着印度社会长期蓄积的矛盾,阶级固化问题在孩子择校这件事情上尤为突出。《起跑线》导演萨基特·乔杜里曾长期研究亲子关系,他知道父母为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能够

奉献到什么程度。“有父母发现自己的小孩没有被一所外国语学校录取,因为该校倾向于选择父母学历较高的孩子,为此这位父亲就去读了MBA课程。”萨基特·乔杜说。

“剧场效应”绑架下的教育远离良序,陷入失序,父母和孩子备感心累。事实上,父母这一角色从不比学校次要,且无关贵贱。男主角拉吉本性质朴率真,他可以在陌生人面前带着孩子跳夸张的舞蹈,让孩子开心大笑。在贫民窟,被排挤的拉吉和米塔受到邻人希亚姆的帮助,也看着女儿皮雅找到了纯真的友情。当错失入学名额时,希亚姆只是偷偷地抹了抹眼泪,很快向拉吉和米塔祝贺,掏出皱巴巴的钞票邀请他们去吃难得一尝的昂贵食物……拉吉终于明白,比起贵族学校,来自日常生活的良善与真情才是孩子不可缺少的珍贵体验。

电影最终,拉吉和米塔悬崖勒马,帮女儿办理退学,转回公立学校,这对一心追求阶级跃迁的父母与自己达成和解。“如果你都不是一个好人,那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老公或者好爸爸。”拉吉说。影片也为观众奉上最后的答案——生而为人,美德教育永远是最高级的起跑线。

文汇报评

网络综艺不该催化放大这种“浅薄”

王彦

网络综艺《偶像练习生》收官,官方宣传了一把流量:78天,九人出道,微博热门话题阅读量超过125亿。业界惊叹,粉丝经济又达到了新高度!

一个“又”字,表象是如今越见疯狂的偶像市场。实质上,警钟已敲响——当网络、商家与娱乐圈共同并且反复确认“流量至上”,一种非理性甚至近乎病态的粉丝文化正让越来越多青年人被推向无限的“浅薄”。

这种“浅薄”的表征就是,无节制无底线地挥霍金钱、挥霍时间。以《偶像练习生》为例,其运作方式是由网站用户为自己喜欢的练习生投票,最终依据人气挑选九人组合出道。为了获取更多投票权,粉丝们可以购买赞助商产品或者视频网站专用投票定制卡。换言之,所谓才艺比拼,不过是流量决定胜负;所谓“公开投票”,不过是拼钱拼时间。

既然规则如此,那么钱和时间就成了不少粉丝最不在乎的事物。为偶像直接打款、哄抢代言商品的,很大一部分是青少年,除了金钱,他们为此浪费的更有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无独有偶,去年的《中国有嘻哈》,内容一片狼藉,但在流量制胜的法则下,观众为了获取投票权而购买指定商品,仅一期节目就砸下了数百万。去年暑假,拥趸反复排队几小时,重复购买专辑,以换取与自家偶像握手十秒钟的机会,最终为一场

“女团”总决赛套上估值50亿元的金钱光环。

当这些“借鉴”自日本、韩国娱乐市场的“偶像养成”节目反复强调“流量至上”,用炫富斗富来彰显偶像影响力的做法,已被粉丝默认为最佳途径。凡是与明星露脸相关的地方,都是各家粉丝豪掷千金比拼财力的战场。由此还经常引发各类网络骂战。

当类似的“流量影响力”被一次次宣扬,演艺圈疏于创造、只愿遵从“流量至上”的懒惰逻辑,也就不足为奇。就像《偶像练习生》,虽然喊着“越努力,越幸运”的口号,但票选结果证明,用钱推出的流量才是制胜关键。这些练习生,还没练好唱功,就被粉丝经济驱赶着成为利益链上的一个零件;平均20岁的艺人,还未真正成才,就被虚空的流量崇拜毁坏了成长期应有的心态。

对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产生非比寻常的认同甚至钦慕,是人之常情。“我花我的钱,我追我的星”,也是如今许多花大钱追星者的心理画像。只是在精神文化消费的领域,倡导什么、引领什么,还是应当有清醒的思考,冷静的眼光,来区分高下优劣。尤其需要从从业者警醒的是——什么样的节目机制,就会催生什么样的粉丝文化。

无节制地放纵粉丝经济的狂欢,恐怕真正得益的只有赞助商和播出平台,输了的却是荧屏内外的花样少年。

第二届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昨公布入围名单

36位选手今夏沪上共展弦上精彩

本报讯(记者姜方)2018第二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昨天公布入围名单,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36位选手脱颖而出,将于今年8月来上海参加四分之一决赛。

这36位选手分别来自中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美国、加拿大、俄罗斯、乌克兰、日本、韩国、捷克、希腊、牙买加等国家和地区。超半数选手就读或毕业于茱莉亚音乐学院、柯蒂斯音乐学院、曼哈顿音乐学院、巴德音乐学院、新英格兰音乐学院、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哈佛大学音乐学院、耶鲁大学音乐学院等国际顶级音乐学院;绝大多数选手曾在伊丽莎白女王音乐比赛、亨里克·维尼亚夫斯基国际

小提琴比赛、西贝柳斯国际小提琴比赛、梅纽因国际小提琴比赛、卡尔·弗莱什国际小提琴比赛等国际顶尖音乐赛事中斩获奖项。

据统计,晋级四分之一决赛的选手平均年龄不到23周岁,其中小于25周岁的选手占总人数的72%,较上届同比增长37%。参赛选手的年轻化趋势,也和比赛的创办初衷不谋而合——借助比赛平台,面向未来发掘和培育音乐新势力。

有评委告诉记者,首届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已有了广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专业的赛制、权威的评委、公正的评选、规范的赛程、出色的选手和鲜明的特色,为赛事自身品牌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36位选手脱颖而出,将于今年8月来沪参加第二届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四分之一决赛。图为部分入围四分之一决赛的选手。(比赛组委会供图)

上音倾力打造大型原创交响民族器乐剧《笛韵天籁》

骨笛穿越八千年,传来先民回声

本报讯(记者吴钰)一曲清脆清亮的骨笛声穿越八千多年,捎来了先民的所思所感。围绕复原丹顶鹤尺骨骨笛创作的交响民族器乐剧《笛韵天籁》,将由竹笛演奏家唐俊乔领衔主演,于5月1日至2日在美琪大戏院上演。

《笛韵天籁》讲述中国原生的民族乐器笛子从骨笛到竹笛的历史发展演变。全剧共四个乐章,没有一句台词,以音乐意象反映中华民族从为了“逐突”杀戮动物的低层次生存追求,“作律”后弃骨笛求“竹韵”的文明进程。

上音竹笛团队根据相关考古成果,复原了河南贾湖距今7800年至9000年的丹顶鹤尺骨骨笛。贾湖骨笛是我国目前出土年代最早的乐器实物,比著名的青铜曾侯乙编钟年代更为古老,被誉为“中华第一笛”。不少专家认为,这也是世界最早的可吹奏乐器。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江南笛王”赵松亭先生就有意为此创作剧目,但因病未能完成。上音团队以苦竹、树脂等合成材料反复试验后研发了仿骨笛,从形制上完全复刻了贾湖253号墓的6孔骨笛。又经过半年试奏,打磨音准音色,寻找更具张力的演奏方式。该剧由竹笛演奏家唐俊乔领衔主

演,浙江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蒋国基特邀演奏。“笛王”已故,但两位传人终于弥补遗憾。观众也有机会在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听到先人吹奏模仿鸟鸣啼、竹籁松涛的袅袅余音。

《笛韵天籁》是2017年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由上音教授、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席许舒亚等作曲家联合谱曲。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林在勇表示,打造这部作品意在让观众了解中华民族在远古时期就发展出的成熟音乐理念、乐器和演奏。尽管古音古谱已消亡,但专家团队“复活”的乐器,力图以创新表现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表达中国的文化自信。

《笛韵天籁》的另一大看点在艺术形式的创新探索。为该剧设计舞台的上音副教授代晓蓉介绍,这是国内首次尝试民族器乐剧与交响乐、合唱团同时合作演出,并融合多媒体视觉效果。观众不仅能领略远古的回声,还将看到以3D舞台效果呈现宋代古画《千里江山图》,感受古人至善大爱和精神追求。

此外,该剧邀请了中央芭蕾舞团一级编导费波指导舞台形体。引导演奏者认识身体内部的创造力、呈现音乐与身体的关系,也是民乐前所未有的尝试。